

今文选

叁

论争卷

主编 刘斯奋
副主编 刘斯翰

编纂 徐南铁

◎ 百年以来，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提出废止文言，推行白话，并身体力行，筚路蓝缕，披荆斩棘。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，可以说成果丰硕，佳作如林，异彩纷呈，蔚为大观，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这些经历史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，历久常新的文章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；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，风格鲜明，生动活泼，要言不烦，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
主编 刘斯奋 副主编 刘斯翰

今文选

叁

论争卷

编纂 徐南铁

选题策划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文选·论争卷 / 刘斯奋, 刘斯翰主编; 徐南铁分
册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171-0884-9

I. ①今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③徐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4395 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0.5 印张

字 数 300 千字

定 价 5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884-9

《今文选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：刘斯奋

副主任：刘斯翰 徐南铁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虹昭 区 鋈 刘斯奋 刘斯翰

刘卫国 张 均 张 维 陈永正

陈艳冰 陈淑梅 林亚杰 徐南铁

徐晋如 黄统荣 梁基永 谭运长

编纂出版助理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 谧 叶 蓝 刘 晖 张呈前 谭树正

【总序】

2010年1月,刘斯奋、刘斯翰、陈志红、陈艳冰、金岱、徐南铁、蒋述卓、谭运长等八位广东学者,联名在《羊城晚报》和《粤海风》杂志上发表《岭南宣言——关于救治当前学风文风的呼吁》。

文如下:

文风腐败正在侵蚀民族文化的肌体!

拜金主义正在吞噬知识界的灵魂!

学统崩摧,文脉衰颓,已到了几难振拔的境地!

我等几名广东学人,秉承岭南先贤“学贵自得”、“学以致用”的精神,向全国思想界、学术界、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:

挺身而出,端正学风,改造文风,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!

当前文风积弊之深重,可谓怵目寒心,兹举数端——

一曰以艰深文饰浅陋。一个可以简捷明白说出的意思,偏要故意弄得隐晦曲折;并无真知灼见,却满篇生搬硬套的外来名词术语,加上颠三倒四的“语法”,让读者头昏目眩,如坠五里雾中。这种“下决心不让人看懂”的文风,其影响之恶劣,为祸之巨烈,可谓亘古以来所仅见。

二曰以抄袭冒充研究。不去下苦功深入钻研,只从现成资料或别人的文章中东剪一段,西抄一节,改头换面,颠倒次序,拼凑起来,便堂而皇之地称为科研成果。一旦蒙混过关,名利到手,便窃幸得计,乐此不疲。为学如此,可谓不知人间有“羞耻”二字。

三曰以繁琐支撑空洞。将一个常识性的论题放大又放大,分割又分割,叠床架屋,堆砌引文,美其名曰:追根溯源,一网打尽。实则不过是借助大量杂碎材

料，以遮掩其判断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空洞。打肿脸充胖子，借以吓人。

四曰以模式扼杀创造。把国外自然科学论文的若干规矩，变本加厉、生搬硬套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，形成固定格式。其可笑者，如规定论文引用文献的数量，其中又规定洋文献土文献各半，即可见一斑。按照这种模式，只要将一批现成的结论，加上一堆废话，像机械制造那样，填充到模具里去，就成了学术成果。在这种模式统制下，独创之见遭到扼杀，论述简明反受排斥。其荒谬悖理，较之古代科举八股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五曰以矫情代替真情，以低俗排挤高尚。明明对生活麻木不仁，远离老百姓痛痒，了无真情实感，却偏要故作深沉，发大感慨。不以真善美导乎先路，反以假恶丑颠倒众生。为吸引眼球，不惜肢解文法，灭裂文字。词语尘下，意识卑鄙。

弃起码之廉耻，视高尚为仇敌，有如污浊横流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以上种种流毒深广的文风，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！

任其泛滥，无数学人文士宝贵的生命和才智，将在伪学术、劣文学怪圈中被消磨殆尽，成为浑浑噩噩的牺牲品！

更有甚者——

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，使中华文化坠入虚妄、空洞、琐碎、矫饰、卑下的危险境地！

面对严重的危机，改造文风刻不容缓！

我们主张——

一、提倡经世致用，反对脱离实际。

二、提倡真知灼见，反对言之无物。

三、提倡真情高尚，反对矫情低俗。

四、提倡简洁明快，反对晦涩繁琐。

五、提倡精研独创，反对蹈袭拼凑。

自古以来，文章分“有用”之文和“无用”之文，我们并不一概反对“无用之文”，但即使“无用之文”，也应该切戒浮靡，作者要有起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这样，文章的风骨和作者的自尊才有所依托。总之，为文必须认真、诚敬，决不可苟且、敷衍。

态度决定一切，为文者态度认真、诚敬，文章就必定说真话、说自己的话。有真思想、真性情，文章便内容充实，令人读之感发兴起，如对良师益友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为文当然需要文采，讲究修辞。但过分的枝蔓，既

遮蔽真情的表达,也妨碍读者的接受。特别在当前,更有必要提倡简洁明快,我们甚至宁可“裸奔”——素面朝天,至少真我还在!

当今文风败坏,根源在于见利忘义。当体制为一种文风提供利益的时候,便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可供投机取巧的模式,令大批学人文士身陷其中。

必须彻底打破这种“模式+量化”的评价体制。这一套体制,从根本上混淆了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的区别。流弊所及,使文坛混同名利场,学术变成“生意”,将泡沫视为繁荣,以数量取代质量。结果为伪学术、劣文学提供“有理合法”的土壤,使腐败文风得以大行其道。

改造文风,说到底还要从学人文士的人格修养入手。

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倡“养气”。我们今天的文风问题,归根到底就是学人文士们泄了“气”。

孟子说“养吾浩然之气”,以达致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,也是中华文明历千百劫而不断重生复振的气脉所系。

一个半世纪以来,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挑战,自身发生了重大调整,但是,中华文化的基本气脉不能断!知识界的责任与使命、尊严和自信不能丢!

噫戏!凡我有志之士,振作,集结,奋起!

以我们的浩然之气,支撑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!

《宣言》发表后,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。

如果说,《岭南宣言》是“破”,是对当下文风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,并阐明自己的主张。那么,作为“立”的方面,我们觉得,还应当通过选文的方式,向全社会推荐优秀的语文范本,以推动良好文风的复归与发展。

事实上,百年以来,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,提出废除文言,推行白话,并身体力行,筚路蓝缕,披荆斩棘。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。经过近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,可以说成果丰硕,佳作如林,异彩纷呈,蔚为大观,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这些经历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,历久常新的文章,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;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,风格鲜明,生动活泼,要言不烦,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《今文选》的编纂,就是以近百年来白话文的成果为主要

对象,以内容充实,识见超卓,文笔严谨,辞情并茂作为入选标准,突出作品的独立审美价值。目的在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向读者展示百年以来,白话文运动在除文学创作之外的其他各种文体中,其发展的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水平。同时,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文体的承传性和整体存在考虑,在选题中也顾及到同时期的文言文作品。

文章入选的范围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,直到 20 世纪末的各类文体。共分十个类别:

1. 人文——人文学科如哲学、史学、文学领域的评论文字。
2. 社科——社会科学如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经济学领域的评论文字。
3. 论争——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的论战、争鸣文字。
4. 时评——著名报社、报人创作,对时事发表的社论、评论。
5. 译作——译介外国作品的篇什。
6. 艺谭——包括各艺术门类如美术、书法、音乐、电影等的艺术评论和漫谈。
7. 序跋——包括序言、导言、跋言、卷首语、后记等。
8. 品鉴——对收藏的艺术品进行欣赏、品评、记录、谈论的文字。
9. 近代政论——1840 年至 1919 年以前政治领域的有关论述,包括宣言、檄文等。
10. 今文言——为“现代文言文”,即“五四”以后的文言文。

至于文学作品(如小说、诗歌、剧本,等等),白话文运动以来无疑取得丰硕的成果,但是考虑到此前已出版过多种选本,因此不纳入本文选之列。

入编的选题按类分为十卷,主编刘斯奋、副主编刘斯翰。各卷编纂(按姓氏笔画排列)由王虹昭、区锜、刘斯翰、刘卫国、张均、张维、陈永正、陈艳冰、陈淑梅、徐南铁、徐晋如、黄统荣、梁基永、谭运长诸先生以独自或联袂的方式分任。其他参与编选工作的人士,于各卷中分别标明。

《今文选》每卷内容的构成为:(1)前言,(2)入选文章,(3)作者简介,(4)文章评点。其中文章评点因文体特点、选家个性不同而各施其法,不作统一规范,以彰显自由活泼之文风。

百年之间所积累的文章数量异常巨大,要做到完整无缺地搜罗、通读,固然是不可能之事。即使是试图部分这样做,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。因此,我们从来没有将近百年的好文章“一网打尽”的妄想,而充其量只能努力做到凡是收入本文选的,都必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。所谓“管窥蠡测”。倘能臻此目标

于万一，于愿已足。

当然，由于我们的眼光和水平所限，也由于文章之为物，从来就不存在可以“量化”的什么标准，再加上白话文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，对于什么是好文章，入选本文选的是否都是或者就是好文章？也肯定会有不同看法。那么，就姑且以此作为“引玉之砖”，以待更加成熟、完善的选本出现吧！

最后，还要对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编纂的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编辑部、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和天涯社区网站，表达我们的谢意。

刘斯奋 刘斯翰

2013年1月

| 序 |

论争是真理的砥砺,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活力体现,是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福音。

既然是论争,就要在道理上和说法上占上风,就要有充分的论据、周密的逻辑、清晰的表述、犀利的文字,甚至还要有几分文采,还要有修辞的功夫。论争文章不但是观念的较量,而且是智慧的对抗和辩才的比拼。我刻意以论争的语文而不是以论争的话题作为出发点,去纵观 20 世纪中国的论争文章,从中选取值得长久玩味的典范,并以与前人的选本不同。但是我最终发现,“攀山千条路,同仰一月高”,这种寻找尽管纵贯了百年,跨越几个时代的更替,尽管更多的是秉承写得好的选择原则,没有太多考虑年代的分布,也没有特为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上按图索骥,展示论争的意义,但是所选中的篇目却仍然没有逸出这个世纪中风起云涌的重大事件。这些激扬文字在时光的推移中凝集成一个个点,虽然是跳跃式的,它们的连线却也大致勾勒出了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演进历程的漫漫轨迹。这足以让我相信,好的论争文章总是在时代和社会的聚焦点上闪耀光芒,而影响时代和社会进程的敏感地带总在培植着优秀的论争文章。

这些论争性文章的作者大多是有不小影响的文化人。站在百年历史长河的风口浪尖上,这些前辈学人言来语去,各执一端,或和风细雨,以说理见长;或剑如游龙,以锋芒夺目。无论是绵密的逻辑结构还是进退有据的攻防功夫,都令人赞叹。作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探索脚印,这些堪作经典的好文章在伴随着白话成长、成熟的过程中,折射着时代在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中曲折前进的风貌。尽管时过境迁,许多话题已老,许多表述业已陈旧,但岁月未能湮灭激情和理性的

光芒。

纵览这些论争所形成的场景和态势,我们可以看到,20世纪的论争文章蔚为大观的时期主要有两个,第一个是世纪初,尤其是20年代前后;第二个是世纪的下半叶,80年代的那一段。前面这个时期论争文章的风格特点,主要表现为旗帜鲜明、锋芒毕露。论争者往往言所欲言,恣肆纵横,不惜偏颇,甚至敢于走极端、讲过头话。因而那个年代似乎成了异端邪说的温床,各种令传统思维大惊失色的说辞甚嚣尘上,比如在今天看来显然仍属于偏激极端之论的“全盘西化”、“废除汉字”、“打倒孔家店”之类颠覆性喊叫,居然也可以高调粉墨登场。这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似乎也难以想象,而所谓“被封杀”、“被和谐”,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说法和现象。但是社会就是在众声喧哗中开始向外观望和向内自省,从而迈开了前进步伐。那些争辩中的过激主张,以历史的眼光看,或许就是古人所言的矫枉必须过正,就如鲁迅描绘的开窗不得而要求掀开屋顶,终于换取了开窗的权利,在黑屋子里凿出了一线亮光。论争的场景是一只社会的“晴雨表”,昭示着思想文化的气候和氛围,划出了社会的宽容度。学说的意义往往寓于论争,必须经受过论争的考验。有时候,论争没有胜败之分,它的结局是双方相拥前行,共同引导社会。论争的过程其实就是真知灼见的传播过程,经不起砥砺的不是真理。众口嚣然,虽然吵闹烦心,却有上下求索途中的欢乐,并可以把我们引向认识的更高层次。

80年代是从文化的废墟里登场的,在此前的文场上,文章风气早已有了定规,有限的论争只能依套路展开。双方言必引领袖话语,都披着用经典论述编织起来的沉重甲冑,不但一层层地包裹、保护着自己,也用灿烂金光震慑对方。论争场上的“杀手锏”是“上纲上线”,一出手即可将对手击于马下。但是在表述自己主张的时候,通常都谨小慎微、不偏不倚、欲言又止、首鼠两端,因为稍有不慎即有身败名裂之虞,甚至惹来灭顶之灾。其实那时的论争往往是胜负前定,占据主流文化高地的文章杀伐之气浓重,横扫六合,最终导致万马齐喑,进入了以批判取消争论的噤声时代。80年代从这样的土壤里出发,披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朝霞来到中国大地,大家在解开束缚的宽松中争抢着说话,于是论争四起,各路人马重新有了登台的机会,而历史就在嘈杂声中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。

回味20世纪的论争,我们可以看到,论争的锐气与时代的空气有关,真正的论争其前因和后果都是思想的解放。而中国的现代语文也就是在压抑和放纵的反复交替之中走到今天。这里选的文章,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证词。

不过既然是选本,难免有遗珠之憾,也难免选有不甚入一些读者和专家法眼的文章。好在时光的流水永无休止地披沙淘金,经不起冲刷的文章终究随波而去,真正优秀的文章自能获得永恒。历史的臧否不会因为我们的选本改变,但我相信,选本中的文章大多会伴随着岁月走一段长长的路。

[附记]王凤霞教授曾参与本书的编纂,后因赴英国做访问学者而中断。对其早期所做的大量资料工作,特此深表谢意。

徐南铁

2014年10月10日

目 录

总序	1
序	1
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◎胡 适	001
谈政治◎陈独秀	013
白话文的价值◎朱希祖	022
沉沦◎周作人	029
人生观与科学——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(其一)◎梁启超	033
敬告林语堂先生◎聂绀弩	039
革命文学问题——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◎胡秋原	048
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◎瞿秋白	058
文学者的态度◎沈从文	070
全盘西化的辩护◎陈序经	076
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◎鲁 迅	082
论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——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◎周 扬	091
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真的无法开展科学运动么?◎许崇清	101
读剧随感◎傅 雷	107
动荡的国民党——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国民党◎储安平	120
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◎胡 绳	127
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◎雷海宗	138
“见物不见人”的美学——再答洪毅然先生◎朱光潜	153
李泽厚的美学特点◎蔡 仪	163
替曹操翻案◎郭沫若	174
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◎白寿彝	188
也谈山水诗的产生问题◎袁行霈	199
有鬼无害论◎廖沫沙	206

怎样探索传说故事的来源? ——与顾颉刚先生商榷◎刘 金	212
关于“合二而一”的问题◎杨献珍	221
致郑季翘同志的公开信◎孟伟哉	227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实行◎王 蒙	236
陈圆圆◎黄 裳	241
在新的崛起面前◎谢 冕	255
为人道主义辩护◎王若水	259
关于《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》的信——致黎澍同志◎吴 江	272
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◎黎 澍	278
古代社会的重新认识	
——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◎何 新	286
自由的理念:五四传统之阙失面◎甘 阳	297
守住中国画的底线◎张 仃	306

建设的文学革命论

◎ 胡 适



(一)

我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以来，已有一年多了。这十几个月之中，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，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。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，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。但是我们仔细看来，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。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，文选派的文学哪，江西派的诗哪，梦窗派的词哪，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——都没有破坏的价值。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，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、真有生气、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地位。有了这种“真文学”和“活文学”，那些“假文学”和“死文学”，自然会消灭了。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，对于那些腐败文学，个个都该存一个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心理，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，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。

我现在作这篇文章的宗旨，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。我且先把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作参考的资料：

1. 不作“言之无物”的文字。
2. 不作“无病呻吟”的文字。
3. 不用典。
4. 不用套语烂调。
5. 不重对偶：——文须废骈，诗须废律。
6. 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。
7. 不摹仿古人。

8. 不避俗话俗字。

这是我的“八不主义”，是单从消极的、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。

自从去年归国以后，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，便把这“八不主义”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，又总括作四条，如下：

1. 要有话说，方才说话。这是“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”一条的变相。

2. 有什么话，说什么话；话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这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诸条的变相。

3. 要说我自己的话，别说别人的话。这是“不摹仿古人”一条的变相。

4. 是什么时代的人，说什么时代的话。这是“不避俗话俗字”的变相。

这是一半消极，一半积极的主张。一笔表过，且说正文。

(二)

我的《建设新文学论》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：“国语的文学，文学的国语”。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，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。有了国语的文学，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。有了文学的国语，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。国语没有文学，便没有生命，便没有价值，便不能成立，便不能发达。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。

我曾仔细研究：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“文言的文学”？我自己回答道：“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，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作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。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，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。”

我们为什么爱读《木兰辞》和《孔雀东南飞》呢？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？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爱杜甫的《石壕吏》、《兵车行》诸诗呢？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。为什么不爱韩愈的《南山》呢？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。……简单说来，自从《三百篇》到于今，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，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。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，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！

再看近世的文学：何以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可以称为“活文学”呢？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作的。若是施耐庵、吴承恩、吴敬梓、曹雪芹，都用了文言作书，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，一定不会有这样

价值。

读者不要误会,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作的书都是有价值、有生命的。我说的是: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。这一千多年的文学,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,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,没有一种不靠这个“白话性质”的帮助。换言之: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,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;可以产出《儒林外史》,也可以产出《肉蒲团》。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、没有生命的文学,决不能产出有价值、有生命的文学;只能作几篇《拟韩退之〈原道〉》或《拟陆士衡〈拟古〉》,决不能作出一部《儒林外史》。若有人不信这话,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《王冕传》,再读《儒林外史》第一回的《王冕传》,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。

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?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。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;达意达得妙,表情表得好,便是文学。那些用死文言的人,有了意思,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;有了感情,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。明明是客子思家,他们须说“王粲登楼”、“仲宣作赋”;明明是送别,他们却须说“《阳关》三叠”、“一曲《渭城》”;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,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传说。更笑笑的: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,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;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,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、洪亮吉的骈文调子!……请问这样作文章,如何能达意表情呢?既不能达意,既不能表情,哪里还有文学呢?即如那《儒林外史》里的王冕,是一个有感情、有血气、能生动、能谈笑的活人。这都因为作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。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,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,不能动人的死人。为什么呢?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;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,才可合那古文家法。古文家法是合了,那王冕也真“作古”了!

因此我说,“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”。中国若想有活文学,必须用白话,必须用国语,必须作国语的文学。

(三)

上节所说,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,若要活文学,必须用国语。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,国语的文学有何等重要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